

胡 寄 塵 淺 說
百 喻 經 淺 說

佛 學 小 叢 書

上 海 佛 學 書 局 印 行

佛學小叢書

百喻經淺說

如欲印送歡迎代辦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重排

◎每冊定價大洋五分

譯述者 胡 寄 塵

發行者 佛學書局

印刷者 國光印書局

上海新大沽路六七一號

總發行所 上海佛學書局

開北新北路國慶路口

分發行所 上海佛學書局

牯嶺路人安里廿二號

電話九〇三一〇

百喻經淺說敘

佛經談理最精博。世人每苦其難曉。唯佛說法。多依因明。先敘宗。次說因。再次申之。以喻而深隱難稽之理。往往朗然顯現。然則喻之爲用大矣哉。古德深達此義。因有抄集佛經中喻事百條名百喻經者。殆可謂利他之方便矣。友人胡寄塵居士。性喜小說。善說喻事。利他勝願。尤其無量。從將百喻經之譯語晦澁者。代爲淺說而重編之。余讀之喜其方便之真善巧也。乃敘數語以表隨喜云。

中華民國十七年九月唐大圓敘於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

百喻經淺說自序

百喻經者。釋氏之寓言也。托物寓意。以醒世人。豐於興趣。而用意至深。此類寓言。多由梵文譯爲西文。近十年來。復由西文譯爲漢文。讀者未察。以爲俄國之創作。而不知其

由印度來也。更不知中國舊有譯本也。六七年前。余偶以此意公之於世。讀者頗以爲然。而知印度寓言者。遂多矣。

藏經中寓言。多稱喻經。或一則爲一卷。或數十則爲一卷。計以喻經名者。得二十一種。而以百喻經爲最佳。此經爲蕭齊時天竺三藏求那毗地譯。爲一百寓言。惟始加小序。末加結論。故實得九十八。其文體爲特創。與通行文不同。讀者頗以爲苦。故遂鮮有知其書者。今以淺近文轉述之。以求能普及焉。

吾爲此書竟。吾有一言爲讀者告曰。原書結論大意謂。此書之命意。猶藥也。其寓言之形式。猶裹藥之樹葉也。病者既塗藥。則棄其葉可矣。倘只知樹葉之美。而視其所裹之藥爲無用。則非善讀此書者矣。善哉此言。願讀者毋忽也。中華民國十七年編者自序。

又接近人於印度寓言。印成專書者。有數種。大抵由西文轉譯。又有癡華鬘。卽刪百喻經而成。又拙作有佛學寓言。托爾斯泰與佛經。（均由本局出版）讀者均可取供參考。編者再志。

百喻經淺說目錄

- | | | | |
|-------|---------|----------|-------|
| 愚人食鹽 | 愚人集牛乳 | 愚人受打 | 婦人詐死 |
| 渴者逐水 | 愚人殺子 | 認人爲兄 | 蠻人偷衣 |
| 子稱父德 | 三層樓 | 巫人殺子 | 愚人煮蜜 |
| 易怒與倉卒 | 海客殺導師 | 醫師之良藥 | 農夫種蔗 |
| 半文錢之債 | 主樓磨刀 | 畫水求盂 | 剝肉補肉 |
| 婦人求子 | 入海取沈水香 | 以錦繡裏破衣 | 愚人種胡麻 |
| 水與火 | 學國王閃眼 | 治癰瘡 | 爲婦易鼻 |
| 貧人焚衣 | 牧羊人哭子 | 僱用瓦師 | 商人偷金 |
| 斫樹取果 | 國王運水 | 貧人對鏡 | 五通仙眼 |
| 牧人殺牛 | 愚人飲水 | 愚人塗壁 | 愚人治禿 |
| 兩鬼爭物 | 商人夥護駱駝皮 | 磨大石琢小牛 | 愚人食餅 |
| 僕人守門 | 村人偷牛 | 貧人偷花學鴛鴦鳴 | 狐 |

小兒辯毛

醫蛇背

五人共買一婢

妓女奏樂

弟子斷師足

蛇首尾相爭

功臣爲國王剃鬚

索討無物

踏富人口

二子分財

二人赴宴會

水底金影

梵天王弟子造萬物

病人食雉肉

優人自相驚擾

老屋中之惡鬼

歡喜丸

只知言不知行

共相怨恨

效祖先急食

僕人嘗果

爲二婦失明

竊米割口

軍人詐謂馬死

詐言沐浴

殺蛇破瓠

農夫思王女

取驢乳

冒昧早行

愚人爲王擔几

灌藥水

誤認仙人爲熊

愚人種田

獼猴遷怒

障月擊狗

婦人患眼痛

保護耳瑤

衆賊分財

獼猴把豆

金鼠

路上拾得金錢

貧人棄物

小兒貪小失大

老姥捉熊

誤解摩尼

雄鴿殺雌

詐言目盲

二人遇盜

小兒得大龜

叢佛學小書

百喻經淺說

尊者僧伽斯那撰

蕭齊天竺三藏求那毗地譯
涇縣胡寄塵淺說

愚人食鹽

客有赴宴者。食淡而無味。主人以鹽調之。遂覺美甚。客思食之所
以美者。以有鹽也。鹽少且美。而况多乎。及歸。卽取鹽嚼之。覺口爽
而已。

愚人集牛乳

主人欲宴賓客。將集牛乳。自語曰。吾日日取牛乳而積之。則乳多。

將置於何處。且日久亦必腐敗。不如積於牛腹之爲愈也。於是一月不取牛乳。及宴客期。乃往取之。則乳已無有矣。

愚人受打

有禿而無髮者。或擲梨擊其頭。屢擊不已。頭爲之傷。禿者默然受之。人問何故不避去。禿者曰。彼愚人也。見吾頭禿無髮。誤以爲石。故擲梨擊之。問者曰。汝自愚耳。人何愚哉。安有受擊而不知避者乎。

婦人詐死

有愚人娶美婦者。婦將私奔。語其女傭曰。吾去之後。汝別取一女。

尸置室中。云我已死。可也。女傭如其言。頃之夫歸。女傭告以婦已死。指女尸示之。夫不知也。痛哭數日。火葬之。以錦囊盛其骨灰。晝夜懷之。未幾。婦又爲人所棄。還歸夫家。謂夫曰。我汝婦也。夫曰。我婦死已久矣。汝何人。而妄言是我婦耶。婦再三言之。夫終不信。

渴者逐水

古有一愚人。因渴思飲水。見濕地上水蒸氣。謂爲水也。奔而就之。適至河濱。見水。反不飲。或問何故不飲。愚人曰。見君不飲。我亦不飲。君可先盡此河水。留餘滴以飲我。可矣。然河水多。或人不能盡飲。而愚人亦卒不飲也。

愚人殺子

古有愚人。生七子。其長子死。置尸於室中。而欲遷居以避之。或告之曰。投尸於曠野可矣。胡遷居爲。愚人自語曰。隻尸將何以投曠野乎。乃殺其次子。將兩尸擔而投諸野。見者無不笑其愚也。

認人爲兄

有一愚人。見富人多財。則曰。此吾兄也。及見富人還債。則又曰。非吾兄也。人問何故。愚人曰。吾認彼爲兄者。認錢爲兄也。聞者爲之大笑。

蠻人偷衣

有蠻人偷一國君之衣而遠逃者。未幾追獲之。蠻人曰。此衣爲我祖父之遺物也。國王令著之。蓋衣非蠻人故物。未習其著衣之法。應在肩者著於股。應在腰者著於頭。著畢。王集羣臣觀之。而語蠻人曰。汝謂此衣爲汝祖父之遺物。當知著法。今何顛倒乃爾。則爲竊來也無疑矣。

子稱父德

有人於衆中頌父德者。曰仁慈。曰不殺不盜。時有愚人聞之。起而言曰。我父之德更過於汝父。人問何德。愚人曰。吾父生平未常近女色也。衆人曰。若然。汝身又何自而來乎。

三層樓

有富翁。素居鄉村。偶入城市。見城中三層樓而羨之。自語曰。吾之富。不讓於彼。胡不建三層樓。乃召木工語之曰。汝能建三層樓乎。木工曰。能。於是度地取材。爲之建樓。富翁問曰。何需材如是之多。木工曰。建三層樓也。富翁曰。否否。吾不欲下二層。但爲我建最上一層可矣。木工曰。不先建下二層。則最上一層亦無從建。富翁不悟。木工固言之。富翁揮之去。曰。汝拙匠也。

巫人殺子

有某巫人者。自謂精於星相之術。一日。欲顯其技。乃抱子至他國。

坐於路隅而泣。人問何故。巫人曰。此子七日必死。吾是以哭也。或曰。人命難知。預算亦豈能盡準。七日後或不死也。何預哭爲。巫人曰。日月可暗。星辰可落。吾言不可改也。及七日之期。竟自殺其子。以符其言。一時聞者。皆以爲其術之靈也。

愚人煮蜜

有富人至愚人家。愚人煮蜜食之。既熟不食。不去釜底之火。而以扇扇蜜。使之冷。終不得冷也。按中國亦有釜底抽薪之諺。意謂凡事當求根本解決也。

易怒與倉卒

有人坐室中。稱道某人德行甚好。只有兩缺點。一則易怒。一則作事倉卒是也。時某人適過其門外。聞之。卽破扉而入。執爲此言者而擊之。曰。吾何嘗易怒。作事又何嘗倉卒。而彼道吾之短。吾是以擊之。旁人曰。汝今日之所爲。卽易怒與倉卒之明證也。彼何嘗誣汝哉。

海客殺導師

有商人結隊航海遠行。共僱一導師。行至中途。舟子云。將殺人。以祝海神。方可免風濤之險。衆人相視。而不知誰可殺者。已而議曰。吾等皆爲親友。不可殺。不得已。其殺導師乎。衆人皆曰。善。乃殺導

師導師既死而不知所之其人盡飄泊而死。

醫師之良藥

有一國王生女。召醫師語之曰。汝能令吾女速長成人乎。醫師曰。吾有良方。能使速長。惟此藥今尙無之。方將入山尋覓。當吾尋藥之時。王慎勿見公主面。待吾採藥歸來。與公主服之。然後相見可也。王許之。醫師既去。經十二年。乃得藥而返。與女服之。令見王。王見其驟長。果大喜。厚賜醫師。時人無不笑王愚也。

農人種蔗

二農人共種蔗。相與約曰。種蔗良者賞。不良者罰。一農人自謂曰。

夫蔗以甜者爲良。吾當以甜汁灌之。而使之甜。然甜物莫過於蔗。汁不若取蔗汁。還以灌蔗。則必勝於彼矣。於是壓蔗汁而灌之。反使蔗根因甜汁而召蟲害。致大減其收成。而受重罰焉。

半文錢之債

有一商人。放債爲生。人有欠其半文錢者。商人往索之。中途遇大河。費錢兩文而後得渡。比至。又不見其人。歸途又費二錢渡河。爲半錢而失四錢。兼受長途奔走之勞苦。爲小失大。宜乎爲他人所笑也。

上樓磨刀

有一貧人。爲其國王工作甚勤。王憫其勞。賜一死駝。貧人得駝。取刀割其皮。嫌刀鈍。欲得石磨刀。徧覓無所得。後乃於樓上得之。磨刀使利。下樓割駝。屢割屢磨。上下奔走不已。不勝其苦。乃以繩懸駝上樓而割之。夫移石下樓之事。易。懸駝上樓之事。難。今貧人舍易就難。宜乎用力多而成功少也。

畫水求孟

有航海者。於船上以銀盂取水。而墮其盂於海中。因自謂曰。我可畫水爲記。知孟所從墮處也。遂默識之。船行已閱二月。到獅子國。見一河。其人乃投水尋孟。人問何故。則曰。吾墮孟水中。當往求之。